

豆皮

刘桂芹

天阴沉沉的，冷。
这是年前最后一个大集，赶集的人可真多，人挨人，人挤人。卖肉的，卖菜的，卖衣服的，卖鞭炮的，卖锅碗瓢盆的，对联年画的——一个摊位连着一个摊位，从大路上一直摆到河滩里。

德刚背着个大包，手里拿着单子，一路看一路买。

幸亏昨晚他列了这个单子，尽管这样，还是不时看见一些东西必须买，他忘记写在单子上的。三十好几了，他头一回一个人办年货。昨晚列完单子，德刚问母亲还有什么需要买的。她摆手说：不少了，不少了，买多了也吃不了。过年该蒸的馒头年糕都蒸好了，鱼和肉丸子也炸了。都准备好了，咱光等着过年了。可是母亲一直情绪不高，恹恹的，脸上连点笑容也没有。德刚理解她的心情。

熟人看到德刚，扬声和他打招呼：德刚，你放假了，办年货啊！他们的说话的语气后半句比前半句轻，仿佛欲言又止，他们的神情里包含的关怀和同情，德刚能感觉出来。往年这个时候赶集办年货是德刚爹，可他爹今年春天去世了。

德刚爹得的是急性心肌梗死。他平时身体挺好，就血压稍高点。那天中午在邻村喝了一点酒，回家就觉得胸闷，很快就不行了。他年纪不大，虚岁才五十九，病来得急，人走得快，家里人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办完丧事，德刚和他娘半年没回过神来。

德刚爹和德刚娘虽然脾气都倔，好为一丁点小事吵嘴，但家里日子过得还行，彼此感情也算不错。德刚听说过这么一个俗语：恩爱夫妻不到头。一辈子相敬如宾的，大多不能一辈子终老；摩擦不断，恨不得对方立时死了的，又大多能一齐善终。德刚爹走了以后，街坊四邻都劝德刚娘跟儿子到城里住一段时间，免得一个人在家伤心。德刚娘不肯，说，不用，他死了，没人跟他吵了，日子更好过。德刚知道，娘说的是气话，她对爹的思念是真心的。她想守着这个家，这里的一砖一瓦一件家什都是爹置办的，她不得不走了。

头一两个月，德刚每次回来，都要听他娘诉委屈，翻着陈谷子烂芝麻，诉说他爹是怎样不通情理，不听她的话，让她生了多少气。

德刚不明白他俩是怎么回事，为一点小事就能吵起来。就像父亲喜欢吃菠菜拌豆皮，每集都会买回几张豆皮。母亲见了就不高兴，俩人就开始拌嘴了。

你怎么又买老蒋的豆皮了？

我吃着他做的豆皮好吃，行了吧？

你觉得好吃就光买他的？我觉得不好吃！

他家生活困难，供着两个孩子上学，老婆常年吃药

他家生活困难关你什么事？谁家孩子不上学，谁家生病不吃药？

德刚劝哪个也不听，他不明白父亲干嘛非买老蒋的豆皮，母亲也是，不爱吃可以不吃，其实吃着也不难吃啊。

最近几次回家，破天荒的，母亲对他说，你说说我这个人，明知道你爹脾气不好，老跟他吵吵个啥？他脾气不好，心眼挺好，对我是真好啊。

对你好，那以前还整天和他吵吵？德刚自己嘀咕。

德刚继续在集市上转悠，眼前一个摊上的菠菜不错，就买了两大捆。买上了菠菜，眼不由自主地往四下里瞧，还真看到老蒋了。老蒋胡子拉碴的，披着个旧黄大衣，在一个角落里摆着他的豆皮摊子，没有多少人买。德刚觉得他太老实，不会招呼顾客，包豆皮的包袱也黄乎乎的，把豆皮也显得不卫生了。

大侄子，还要豆皮不？你爹没有了，你爹可真是个好人。老蒋也看到他了，声音有些悲怆。

德刚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不敢再买让母亲伤心的豆皮了。

德刚赶集回来，把买的东西送回家。德刚娘一样一样收拾，收拾完了像有点失望，问：你没买点豆皮？老蒋没去赶集？

德刚说：看见他了，没买，怕你不高兴。

德刚娘说：哪来那么多不高兴的事？他那豆皮，咱们也吃习惯了。乍不买，像缺点什么似的。

德刚收拾了几样年货放到车上，给舅家送去，这是多年的老习惯了。舅舅赶着问他娘怎么样。德刚觉得母亲很奇怪，就說起了豆皮的事。舅舅说：唉，你娘就是这样的人，都这个岁数了，和你说说也不妨。你娘年轻时和老蒋好过，可你姥爷嫌老蒋家太穷，人太老实，怕自家的娇闺女嫁过去吃苦，不同意。你娘嫁给了你爹，老蒋也另找了。老蒋也真是没本事，你娘看他日子过得恓惶，心里一直放不下。你爹知道这层关系，每集都买老蒋的豆皮，也算帮帮他。你娘脸皮薄，老怕你爹想歪了，就故意和他吵。此时，德刚才算真正了解了父母，知道娘的矫情爹的善良。

从舅家出来，德刚又回到集上，一直走到老蒋的摊位前。集上人少了很多，老蒋的豆皮还有一大摞没卖完。

蒋叔，刚才忘了跟说，下了集麻烦你给我家送豆皮，送十斤就行。

老蒋惊得站起来，就你娘俩，吃不了吧？

没事。这里面有别人要的五斤，早说好了。

哎，哎，好。老蒋受宠若惊地点头。

德刚出去办了点事傍晚才回来，一进门，母亲迎了出来，说：老蒋送来十斤豆皮，说是你让他送的。你买东西真随你爹，花钱大手大脚的。他说不要钱，说这几年日子比以前好了。那哪行，赶明儿给他送去。

德刚分明看到母亲的眉头舒展开了，脸上洋溢着笑容，连走路都轻快了。

天快黑了，屋外飘起了洁白的雪花，纷纷扬扬，远处传来毕剥剥的鞭炮声。过大年啦！



牧笛溪同题诗

牧笛溪水之恋 (组诗)

石继丽

牧笛溪

没有人愿意住在这嶙峋的乱石里
除了千万只蝴蝶
他们也不是蝴蝶
而是董永和七仙女
鸟儿把经幡挂在柳树上
模仿吊脚楼里的爱情
这一沟小小的蝴蝶
竟遮住了浮生的冷

娘娘潭

绿莹莹的光在深谷颤抖
那是我穷尽半生写的一封长情书
是我情书上不小心掉下的一滴泪
你站在远方梨树下
风吹着你凌乱的长发

我在等你

等我的蜻蜓在这个秋天飞回来

鸳鸯瀑

遇到堡子盖不要停
遇到花儿垭不要停
遇到令牌山不要停
就这么从莽莽山岗飞流直下
有时候，就要点自由和狂野

像男人和女人的私奔

不要向人问路

你的归属不是沅水

而是随《诗经》

去到很远很远的远方

爱情树

小溪流经吊脚楼
洗过红薯黄豆后
又洗大黄狗和野花
最后藏在柳树林里

这里柳树和别人不一样

不是一颗一颗挺立

而是他和她在如螃蟹相拥

像生死不渝的恋人

据说

这个叫张家湾的村庄

从晋朝开始

便没有单身的人

转过九十九道弯

你是溪柳青青心花灿烂
你是竹海张扬着野性的温暖

你是米酒起舞在喉间
几份淳香，几丝绵软

你是那着青花瓷的梦
横一支竹笛，一醉二十年

你有溪的柔情
你有石的尖硬

你有岁月的云淡风轻
你有自己的万种风情

春风十里

是谁，飘过牧笛溪畔的黄昏
飘过，白色的车如白色的云
白色的披肩扬起，风留耳际
夕阳下，往事是否应该苏醒

就静静地闭目遐想吧，窗外
溪水清清，淡淡的发香过后

是谁，任十里春风般的善良
在思念的余晖里，不染纤尘

牧笛溪恋歌

张建辉

转过九十九道溪

涉过九十九条溪

吊脚楼从眼前掠过

五月的牧笛溪

每一寸阳光都写满了欢喜

古老的水柳下，满地铺开的风景
岸边的野花
仰着黄的、白的、红的脸

菖蒲草吟唱着一曲千古的恋歌

吹竹笛的放牧人不知去了何方

我踮起脚尖悄悄靠近你

掬起一捧清凉，泼洒开来

阳光碎成流星，缓缓落下

在水面荡起了秋千

山涧的寂静打碎在溪水里

我拾起溪水中飘忽的碎片，凝望

你双眸中的那抹柔情，一次次将我淹没

就让浪花在水面上荡漾

就让卵石在水流下沉睡

就让记忆漫山遍野生长

牧笛溪渐渐，渐渐地

汹涌成我心头，一朵浓得化不开的云

牧笛村的水

赵斯华

见过最清澈的水

是金鞭溪掺杂了鸟语虫鸣哗啦啦的流水
是坎儿井渗透了地腹山涧哗啦啦的暗水
更是牧笛村洗刷了鹅卵碧石清粼粼的小溪水

这里的水

真清

清的想要捧起一窝水

洗涤被化妆品铺满的脸颊

这里的水

真甜

甜到迫要卷起一席水

滋润被世俗呐喊的喉咙

这里的水

真美

美得好想要扑打一片水

书写被阳光普照的天蓝地脚

约上三两个好友

自驾或者徒步

在这个小溪边

随处都是一个角落

欣赏着挂满红灯笼

近在田边地头的吊脚楼

品尝着农家爷爷自制的包谷烧

咀嚼着炕了一年又一年的陈年老腊肉

聆听着鸟语与小溪岁岁年年的叮咚

美不胜哉

对于一个经常前往北方的人

虽说喜欢那里的广袤

却独自喜爱每次出行前的归来

南方的艳阳里

绿不是奢侈品

满山遍野的色调

不孤单

都说张家界是旅游的胜地

那么这里每一寸土地

都是骄傲的资本

这里水

养育了这方的人

成就了这方的故事

吊脚楼里土家族的姑娘和汉子

随水牧笛

真希望，有人来慰问我一次。

看着玻璃窗上的自己，老彭用只有自己才听见的声音，轻轻地说

我

忙碌的身影，让我悄悄撕碎

擦出汗水的医嘱单

我要浪迹天涯

以牧笛溪的名义 (组诗)

刘宏 (白族)

午后

打开一本书

不读，只是罩在脸上

仰面朝上

躺椅的竹香

萦绕着墨香和发香

阳光洒过来

你微微的阖上眼眸

草儿探出身子

怯怯地望着你的方向